

忘了我

「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」我同他撕扯起来，可是他就是不肯还，他像一座冰山，就那么冷冷的矗立着。

有人从后面抱住我，是长大了的夏挽，夕阳的光把他的脸勾勒出一道温暖的金边，他含着泪，对我说：「羲河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，我给你一个更好的。」

「不行，我就要我的那个！把我的玻璃球还给我。」

我像个孩子一样在他怀里苦恼，哭着哭着，便醒了。

暮野四合，晚霞横天，远处有炮火的声音，而夏挽在我身边，他穿着衣服，紧紧抱着我，可是面上仍是轻松的笑容，道：

「羲河，做噩梦了吗？」

「你怎么来了？明日……不是要进攻吗？」

「是，定好了，便来看看你。」

「我没事。」

我神智昏聩，便靠在了他的身上，痴痴地说：「如果能亲眼看着我们打败北军，该多好啊，哪怕是一眼，我便可以去同知秋说，这些年，羲河很乖的。」

「会的，明日亲征，我会为你打下北乾，随后，我们送贺兰回去，定都燕州，你想推行的政策，我们一样一样的去做，直到天下太平，海晏河清，好不好？」

他抱着我，轻声描述着我可望不可即的生活：「以后啊，再也不会再有战争了，百姓们都能安居乐业，没人流离失所，没人怀才不遇，没人像我们一样……那时候，春天时，我们去放风筝，去山上的寺庙中看桃花，夏天的时候，我们便去海边的别墅避暑，捉很多萤火虫做个小灯笼，你还像小时候一样，讲鲛人和狐狸的故事给我听，秋天的时候，我们带着小柿子去打猎，要是遇到兔子，就带回来养……」

下雪了。

稀碎的雪花，从天空中飘落，我抬起头，它们落在我脸上，竟感觉不到冰凉。

「真好啊。」

那么好的日子，可是那时，应该已经没有我了。

我抬起手，摸着夏挽的脸，雪花落在他的眼角眉梢，那么好看，我便侧过头，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嘴唇。

我的衣服已经被水浸透了，只剩薄薄得一层，我慢慢解开衣扣，在夏挽怔怔的目光中，抬头一笑。

「我瞧许多病重之人的体魄，都不好看了，可是我竟未见枯凋憔悴，真好。」

「不行，羲河，我……你病得太重了。」

我揽住他的脖颈，他整个人都僵硬着，我在他的耳边轻声说：

「你看，是不是比在露台那一晚，更好看？」

他猛地一颤。

「你忍不住的，小和尚。」我轻笑着说：「你头一次瞧我的眼神，我就知道，你六根不净」

我吻上他的嘴唇，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他，纵然一直深陷在背德的罪恶感中，但我一直很喜欢他吻我，那种明明白白知道自己被珍爱的感觉，我从未体会过。

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根本经不住撩拨，他很快抱住我，将我抵在石头上纵情吻着，我舌尖发麻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情不自禁的抬起腿环住他的腰，又很快滑落，他伸手抬起我的腿，重重一拽，我咬着嘴唇，竟然想起了多年前在北乾的军营，深夜熊熊燃烧着的炭火，那个少年在我耳边说，你是我的了，小溪。

「羲河……我爱你。」

我怔怔看着夏挽，那样清冷纯净的面容，已经陷入了难以自制的狂乱，他琥珀色的眸子里映出了我的身影，那样快乐，那样痴迷，我遮住他的眼睛，一边因为背德的羞耻感想立刻死去，一边又无法自控的渴望更多，怎么会这么舒服，我想，是因为放纵的快感，还是因为，我爱上了他。

「羲河，羲河，羲河。」

他每叫一声，我都觉得自己被点燃一次，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疯狂，这样……快乐过，我脑中甚至出现了幻觉，此刻不是四下无人的院落，而是他讲经的高塔，无数虔诚的信徒瞧着，他们一贯冷静自持的天尊为我痴迷。

羲河，我对自己说，你放纵到了这个地步，明日一定会后悔，可是又有一个声音冷冷的说，你真的有明日吗？

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床榻上，换上了干爽衣服，夏挽在床边熬药，见我醒了，就喂给我喝，这时，远处的军号已经吹响了。

「快去吧，我等你回来。」

他应了一声，披上了铠甲，又背对着我站住了，道：「羲河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是因为你觉得你要死了，全我一个念想，还是因为，我终于取代了他的位置？」

我呆在那里，许久，才说：「你说的是谁，我听不懂。」

他并没有逼我，只是说：「以后，你只有我了。」

随即，门被打开，一线晨曦的光出现，又消失。我看着那扇门，听着军队整装待发的声音，慢慢慢慢的，声音消失了。

我以为我的身体会更加糟糕。

但是奇异的是，或许是回光返照，可是他走了的第二天，我便觉得身体有了些力气，甚至踉跄着下床，想要问些情况。

我走出门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郑龙，他穿着戎装，站在小院门口，一脸冷肃。

「你没有去攻城吗？」

「主公命臣留守此地保护夫人。」

我怔了一下，他似乎变了一个人，之前他是一个鲁莽又快活的大汉，现在整个人只剩下悲凉和沧桑。

「你不是想要成为名将吗？这样……不会觉得壮志难酬吗？」

他自嘲的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哈，那些不值钱的念想，我竟把它当成宝贝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去当什么先锋，我……我要让他活下去。」

我怔愣，才反应过来，他说的是贺兰知言。

「当初他还是个官，被我绑了上山，骂起人来满口之乎者也，说我们大丈夫不保家卫国，当山匪，丢人，我忍了，我觉得他和别的官不一样，是个读书人，我喜欢读书人……后来他被抓了，我又去救他，也被抓了，再然后我们一同在林北，为复国招兵买马，他让我当名将，我才想当名将，他不在了，我……」

他说不下去了，九尺男儿，竟红了眼圈。

随后，他抹掉眼泪，又是笑了：「所以公主，我不委屈，贺兰他想保护你，我在这儿替他保护你，我高兴。」

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，只得道：「我们去瞭望台看看战局吧。」

夏军几乎是倾巢出动，留守此地将领，最高的便是郑龙，我们在瞭望台上，隐隐可以看到两军交战，不断有新的战报传来。

郑龙道：「天黑前，这城若再不破，咱们就输了。」

「我让夏挽招降了一个北乾将士，最后时刻，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。」

突然，那抹朱红色，涌入了城中。我和郑龙左右看了一眼，进城了，那意味着……

战报传来，柵城已破！

我和郑龙兴奋不已，继续瞭望，可是战局却变得奇怪起来，两军对峙，谁也并未发动攻击，最后，鹧雏的旗帜，在柵城冉冉升起。

「赢了吗？」

怎么可能会这么快？

正当我和贺龙焦灼不已的时候，突然，战报又传来。

「启禀将军，北乾皇后鱼宁，献上北王宸冬首级！带领北乾投降！」

不可能！

我几乎失声叫出来。

凭鱼宁的胆色，如何杀的了他？

「听说皇后是趁北王熟睡之际偷袭的。」

不安在我心中翻滚，仿佛一片灰色的浓雾

我问：「夏挽如今在哪里？」

「回禀夫人，主公已经带兵入城。」

「回去告诉他，可能有诈，万事小心。」

北乾就这么亡了，胜利的消息让整个留守的营地都陷入了狂欢之中，而我竟没有什么真实感，只觉得不安和焦虑，就仿佛有什么极恐怖的阴谋就要发生。

突然，一个念头闯入脑海，我问郑龙：「他刚说，鱼宁是怎么杀死宸冬的？」

「趁他熟睡之际偷袭」

不对……宸冬中过毒，睡眠极浅，除非鱼宁给他下毒——而既然能下毒，又何必去多此一举的砍掉首级。

我猛然站起来，对郑龙道：「不行，我放心不下，我们现在过去。」

郑龙没有问为什么，而是迅速布置了一队轻骑。

「夫人上马！」

我只和夏挽简单的学过骑马，可是如今也顾不得了，我翻身上马，迅速向前奔去，风猎猎刮过，我心中翻滚着无数毛骨悚然的念头。

两军对阵，夏挽是主帅，未必会有什么危险，可若我猜的没错，宸冬蛰伏在暗处，以他的武功，只要能距离夏挽百步之内，再厉害的侍卫也防不住他。

夏挽和别的起义领袖终究是不同的，他集神权、军权、政权于一身，他的谋略是整个夏军的骨架，而他本人的存在，是所有人的精神信仰，他一旦出事，整个夏军会立刻崩溃。

这时候，我握住缰绳的手突然没有了力气，是蛇毒，它又一次的发作了，我浑身陷入了虚软的状态，呼吸急促，几乎下一刻就会晕厥。

不可以。

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夏挽丢下。

我勒紧了缰绳，侧头对郑龙说：「把你的佩刀给我！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刀」

我闭了闭眼，长刀雪亮，霎时在手臂上留下的一道血痕。

「夫人！」

血顺着肩胛流下来，疼痛让神智些微的清醒，我扬了一鞭，快马疾驰。

「夫人，你这样……你这样会死的！」郑龙急道。

「这毒解不了，早死晚死都一样。」

我们在日暮之前跑到了城门口，而我的手臂，已经满是血痕，血流太多，我的精神已经是恍惚了，却异样的亢奋。

士兵拦住我们不让进城。

郑龙厉呵：「快去通传，夫人来找主公，而且夫人受了伤，马上搜寻医官。」

「是！」

士兵自然认识他的，可是许久之后，仍然没有来人，我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初升的新月在我眼中，恍惚成了一团光影了。

我抓着郑龙的铠甲，道：「郑龙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记得把贺兰的遗骸安葬，告诉他，北乾被我们打败了。」

郑龙面沉如水，一手抱着我，一手霍然拔出长刀，对准了那些士兵。

「本将要进城！谁人敢拦！」

士兵们慌了，他们从战场生还，眼看就要得到加官晋爵，此时死在上峰手里太过冤枉，一时之间只能唯唯诺诺：「将军息怒，等禀告主公，立刻就让你们进城。」

「放屁！夫人之命等同主公，我看谁人敢拦！」

郑龙就要破门之际，城门突然打开，何素龙领兵立在那里，严厉道：「荒唐！大局初定，尚有危机，此时闹事有何居心！」

我看着他，这是贺兰死后我第一次见他，他的铠甲上血迹斑斑，白发无风自舞，仍是当年的战神。

郑龙低声道「何将军，夫人受伤了，而且她有要事要见主公！」

「主公此时正在接管枰城守卫，无暇见人，等万事妥当，自然会来接夫人。」

我已经站不稳，虚弱的问：「他在哪里？身边可带了侍卫」

「北乾宫殿，自然有侍卫，夫人在此等候通传便可。」

随着血流，疼痛开始麻木，我只觉得生命在不断的流逝，眼前的城池忽近忽远，夏挽就在这里，可我见不到他。

「你让我见他，我有事要嘱咐他……」

「夫人，你别逼我。」

我一鞭子就打了过去，马鞭力重，瞬间在何素龙脸上泛起血色。

周围士兵长刀霎时出鞘，何素龙捂着脸惊愕看着我，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动手。

我反手又是一鞭，直接将他抽翻在地上。

「如若南胥尚在，皇后之命，尔敢阻拦？今日我为夏挽正室，夫妻同体，尔敢拦我，可是觉得我夫君仁弱，不配为你等之主！」

何素龙眼睛迅速充血，他一把拔出长刀砍下来，却被郑龙格住。

「郑龙！你敢对我动手！」

郑龙咬牙切齿笑道：「你对贺兰下手，就该有死在老子手里的觉悟！」

说罢，两刀相克，郑龙提高了声音，厉声道：「主公有言，对夫人不敬等同于对冒犯主公，何素龙谋逆！谁敢助他，谁就是反贼！」

「放肆！」

何素龙与郑龙僵持不下，他虽是战神，但他老了，不断喘着粗气，完全招架不住，也许这就是每个战神的宿命，成为新的战神封神路上的垫脚石。

我纵马入城，士兵们低首，无人敢拦。

硝烟、尸骸、断壁残垣。

我飞快的掠过我一手缔造的枌城，就像跑过我这十年踽踽独行的道路。

华灯初上，我回到了那座宫殿，士兵们层层跪下行礼，那些被五花大绑的北乾贵族，仰着头，茫然的看着曾经的北乾皇后。

夏挽不在这里。

「主公呢？不是说在宫殿布防吗？」

「启禀夫人，属下不知。」

「那秦柳元和鼠千岁呢？」

「两位大人同主公在一起。」

我已经撑不住了，心跳越来越慢，我强撑着在宫室中穿行，一边叫着夏挽的名字，他没有受伤吧？他在哪里。

我要死了，可我还想见他一面。

我已经没有力气站立了的时候，竟路过了我的寝宫，那里早已荒芜，却立了一尊狼兽佛在院中，夜色中，分外狰狞。

我跪了下来。

我从不信神，因为神从未救过我，可是这一刻我跪在那里叩首，用我最后的力气祈求，求满天神佛，保佑夏挽。

他一定要平安无事，然后，忘了我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因为夏挽久久未归，夏军之中，已经引起了骚乱，我恢复了气力，开始主持大局。

「天尊有事外出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如今我们要布置防御，严控城中北军残余势力，等待天尊归来。」

「是，夫人。」

我去检查了宸冬的首级，都不用审问鱼宁，我就知道，不是他。

他在哪？

夏挽又在哪？

宸冬埋伏于城中，一定会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而柵城，最安全，最想不到的地方是哪？

我对着地图冥思苦想许久，最终，我想到了。

哪怕大炮攻城也不会倒塌的地方

是我所待过的那座狱塔。

凛冽的寒风中，我赶了过去。

天已经亮了，然而因为阴天的缘故，整个高塔显得分外阴沉，守卫和囚犯都已经逃了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带人走了上去。

一层接着一层，突然，我被绊住了。

台阶上，七横八竖的尸骸躺在那里，我拨开他们的脸看，竟然都认得，是宸冬的贴身护卫，北乾一等一的高手。

我屏住呼吸，刚想继续走上去的时候，听见了宸冬沙哑的声音。

他说：「你拿她来羞辱朕，就太可笑了，她算什么东西，一个人尽可夫的贱货。」

因为太空旷，他的声音一层一层的传到了很远。

我站住了。

他坐在一间囚室，这是我跳楼后第一次见他，已经满面血污，伤痕累累，却仍脊背挺直的坐在那里，像一只没了爪牙，却佯装凶猛的狼王。

夏挽背对着我，坐在他对面。声音仍是那么清澈。

「这么说你对羲河心慈手软，不是因为爱她？」

「朕什么时候对她心慈手软过，没把他和你一起剁碎了喂狗，就是心慈手软吗？」

他话还没说完，就突然的倒在地上，我这才发现，他被穿了琵琶骨，拿铁链的人，是秦柳元，他旁边站着鼠千岁。

夏挽款款起身，道：「我当日说过，你一定会死在我手里。可现在看来，你不配。」

宸冬被一只脚踩在地上，脸带着尘泥，仍在笑：「朕输了又如何，朕这辈子杀的南人，足够了」

我看着他，想起很多很多年前，我爱过旭日一样怔怔的少年，眉眼与他有那么几分相似，却不是他，我的少年永远在日光中朝我走来，他不会狼狈被人踩在地上，不会有这样阴毒恐怖的眼神。

「我会砍掉你的四肢，戳瞎你的眼睛，割掉你的舌头，我的王如何死去，你就该如何死去」

秦柳元的声音称得上平静，却蕴藏着巨大的悲伤：「你不是说我就是个废物吗？废物，也会痛，废物，也会复仇。」

鼠千岁的笑声回荡在监狱，近乎凄厉，他眼泪都笑出来了：

「说得好！废物！咱们都是废物，才会让北狗猖狂，现在……」仇恨让人变成野兽。被践踏的南人在北王身上发泄着愤怒。

任如何血肉横飞，宸冬始终一声未吭，在被他提起来，剜去眼睛前，他突然侧头，朝我这边看过来。

下一秒，我的眼睛被覆盖住了，清淡的檀香笼罩了我。

是夏挽。

「羲河，不要看。」

我怔怔看着他，他好像在同我说什么，可我什么也听不见。我只记得我想去推开他再看一眼那个牢房，可是他不肯放开我，我别开他的手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我要死了，夏挽。」

他没有让开，直到我终于失去所有的力气，晕倒在那里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午后，冬日轻而薄的日光，透过窗棂映照在我脸上，我有那么一瞬间恍惚，以为我还在皇宫里，想要呼唤又春，因为马上又是要同宸冬的你死我活的争斗。

下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这是夏军的领地，而宸冬已经死了。

我起身，却没有那种全身虚软的感觉，有丫鬟告诉我，夏挽在前朝议事，待会便回来了了，他派了许多人来保护我，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得。

北乾亡了，我亦孑然一身。

「我要到街上走一走，你们离我远一点。」

夏挽没有入主柵城的宫殿，而是修缮了一户民宅，我走在街上，乱世终结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井井有条，布告栏里贴着简单的法令，百姓排着长队重新登记着户籍，由官府出面施钱粮，救济在乱世中流离失所的人们，几个北乾小童正在战火后的街面，玩玻璃珠，那珠子滚啊滚啊的，滚到我的脚下。

我低头捡起来递给他，他怯怯的瞧着我，突然红着脸用北语说了一句：「你真好看。」便一把夺过玻璃球，在伙伴巨大的起哄声中，做贼一样跑了。

他们的嬉闹身影消失在瓦蓝的天空之中，今天，是个极好，极好的天气。

我走过市集，匆匆忙忙的人群与我擦肩而过，我如此清晰的感觉到一种强大的秩序正在建立着，那个你死我活的时代，结束了。

我甚至看到了灯芯，以及当年其他做过营妓的姐妹，她们排队领着粥食，见到我时，便抹着眼泪，隔着一条街深深的行礼。

夏挽答应我的事，全部都做到了。

我走啊，走啊，仿佛一股暖流涌入心脏，我最终笑了起来，我最奢侈的梦里，也不会有这么的场景。

泼天的晚霞之中，柵城的灯一盏一盏亮起，空气里开始弥漫着饭菜的香气，只有一处是黑暗的，是那座囚塔，它耸立在那里，如同一座坟墓。，

我走了过去。

身后的护卫迟疑的唤了一声：「夫人。」

我没有理他，而是一阶一阶的上过去，上到了顶层，这里好高，能望见整个枏城，我上次来的时候，它陷入战火之中，是墨一样的浓黑，只能望见一弯月亮。

我闭上眼睛，想起宸冬，他双目赤红如血，对我咆哮：「我宁可让你死，也不会放你走！」

当时我怎么说的，我说，你不配。

好像每次都是这样，他激怒我，我便要十倍的伤害他，我们再也没有好好地说过哪怕一句话。

那么此时此刻，我们终于可以好好说话了。

我轻轻的对他说：「将军，你爱过我吗？」

他冷酷的拉满了弓。

「十一年前，那场宴席结束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要杀夏挽，我原本打算同你说我叫羲河，我会用我的命来辅佐你，建立一个南北统一，海晏河清的帝国」

他松开手，箭矢如闪电一样没入我的胸口，很疼。

我笑了，骗自己做什么呢？无论重来多少次，他都会选择杀了我。

我像这些年一样，慢慢拾起所有的软弱，走下楼去，穿过他的幻影时，我仍像一个公主那样，残忍又高傲，我说：「将军你看，你不肯为我做的，总会有人为我做，是你不配。」

我慢慢走下楼，走到了当初囚禁我的那一层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当日，我曾在石壁上刻画我的故事。

那应该毁了吧，我想，便走了过去。

那是石壁，我刻得那样浅，早就看不真切了，我寻找到夏挽之死的那一夜，却发现被人划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手牵手的小人，然后，是两个小人骑马不知要去哪，再然后，两个小人身边，多了许许多多的更小的人。

我看着那画，看了又看，直到心脏猛烈的疼起来，疼到站不稳，护卫过来扶我，我放声大哭起来，十年来，我从未哭得这么痛快淋漓。

最后的一副画，用歪歪扭扭的南字写着

「小溪」

「北王的尸首葬在哪里了？」

「夫人说笑了，那等禽兽，自当挫骨扬灰，死无葬身之地。」

「这样啊。」

我终于哭得倦了，便慢慢地走了下去。

没有国都会把监狱修建的如此巍峨，我当初之所以如此设计，是为了威慑，威慑那些崇尚逞凶斗勇的北人，而今后，怕是再也不需要了。

这段历史，也会湮灭在时光里。

我坐在塔底台阶上，我倦极了，一步都不想再走。

「夫人，夜风起了，我们回去吧。」

我摇摇头，抱着我的膝盖坐在那里，许久，才道：「给我拿些酒来吧，要街面上卖的那种。」

「是」

那是北乾的盛产的、足以灼伤喉咙的烈酒，即使是北乾的贵族，丰衣足食之后也很少再去碰，可是在旧年月，那是驱寒的好东西，它有个很有趣的名字，叫冬日谎，因为喝了它可以欺骗过老天爷，此时不是严冬而是盛夏。

我一口一口喝着，整个人暖了起来，心脏跳的很快，轻飘飘的。

我仰躺在石阶上，不知道待了多久，天空一点一点暗了下来，街面上的车马声，也逐渐稀了。

雪花开始从天空中飘落。

一把伞遮在我头顶，我抬头便看见了夏挽，他穿着一身朱红色的长袍，束着冠，朝我微微笑着，那么温柔，那么好看。

「你是谁啊？」我费力的直起身，问。

「我是你夫君。」

我想了想，似乎是有这么一件事，便又问：

「你怎么来了啊？」

「我来接你回家。」

我瞧着他，笑了，我怎么忘了呢，天大地大，还有一个人身旁，是我的家。

于是我展开手臂，对他说：「抱我。」

他便弯下腰，将我抱了起来。

那条街那么长，他一路抱着我走回去，我虚虚的为他擎着伞，雪越下越大，一不留神，雪花便落在他的发顶和眉间，我看着他，心想，这便是他老去样子吧，可惜，我终究是看不到了。

「夏挽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若我死了，你不要太难过，你要好好地治理这个国家，你会是千秋万代，最好的王。」

他轻轻地笑了，道：「可若你死了，这世间所有的事情都与我无关了，所以羲河，你要长命百岁。」

我摇摇头，靠在他胸口，天这样冷，可他心口却是热的，温着我的身体，也温着我的魂魄，不至于冻坏了。

「夏挽，若有来生，你要做什么？」

「还没想过，你呢？」

「我啊，我想做个男子，不必多有才智，也不必有多少财帛，只要有二两田地，或者会门手艺，能养活自己，就那么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足以。」

他笑了，想了想，道：「那我便做个皇上吧，做个明君。让做百姓的羲河，能家有余粮，再也不用经历战乱、离散、身不由己。」

我情不自禁的笑了，道：「真好。」

「若有来生，羲河去守着自己的小日子，我替你守着你眷恋的百姓。」

我们到了。

他把我放下来，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，低声说。

「所以羲河，这一辈子，要陪伴我久一点。」

我凝视着他，目光错过他，看向他身后的守卫，道：「你们可以退下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那把伞落在地上，我踮起脚吻上他的嘴唇，他惊讶了片刻，随即抱紧我的腰，温柔的回吻我。

雪花落在我们头上，那么冰凉，可是我的爱人，那么好。

他把我放在床榻上的时候，我抬起手，勾画他的眉眼，轻声说：「来生，你不许生的离我太近，可是，你要记得来娶我。」

别让我把心给别人。

太疼了。

「好。」

他紧紧的抱拥抱我，就像是拥抱什么稀世珍宝。

堕落是，多么甜美的事情。

在冬天的最深处，我们一同过了冠春，那是真正的新婚，我只觉得自己死了，又重生。

那之后，我仍昏昏沉沉的，夏挽不再让我出门，每日处理完前朝的事务后，便回来照顾我。我只模模糊糊的知道，枿城重建的很好，最后统摄它的，是被封为吴王的秦柳元，鼠千岁没有接受封赏，又重归了江湖。何素龙因为犯上作乱，被剥去了兵权，取代他的是郑龙。他是新朝掌兵最多的将军，只是他不再镇守林北，而是去了西南。

南人仍然仇视着北人，但夏挽将对待北乾的法令无限的细化了，最大限度的保护了那些无辜的北人，也平息了南人的不忿，他答应我的那个南北统一、海晏河清的国家，正一步一步的建立。

鱼宁带着东林来见我。

她还是那么漂亮，那孩子长大了，眉眼间依稀有了他父亲的影子。

「夫人大恩大德，奴婢万死难报。」

夏挽按照约定，优待了投降的北人，而她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此列，而我仍赦免了她。

「谢什么，都是身不由己的苦命人罢了」我说：「若你想再嫁，我会为你安排，但是东林，得留在我们这里。」

这孩子如同当时的夏挽，是北乾人最后的一点希望，我们当然不能杀他，但是，也绝对不能让他超出我们的掌控。

她低着头，半晌没有说话，东林在一边，不哭也不闹的瞧着我。

她终于开口道：「东林跟着娘娘，自然比跟着我强上百倍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

我替她说出口：「只是，你觉得，若我死了，这孩子便无所依仗。」

她惶恐的抬起头：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」

「这你放心，新皇登基后，做得第一件事，就是重建贺兰世家，我会把东林送到贺兰家去养育，他会同贺兰知言的遗腹子，一同长大。」

是的，又春有孕了，那是贺兰的后代，贺兰世家将在贺兰知言看不到的地方，开枝散叶，繁衍生息。

「又春你是见过的，她是个好女人，不会苛待了东林。」我说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她抚摸着孩子的头，笑道：「做贺兰家孩子，他可以有许多书读，这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」

她之后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匍匐在地上痛哭起来。

她是个心狠的女人，永远能做出最冷血也最正确的决定。

否则，她也活不到今天。

最终她停住哭泣，起身告别，道：「夫人，一位南胥将领瞧上了奴婢，今后恐怕和夫人再无相见之期，奴婢会终生供奉长生牌位，为您和山河太子祈福。」

我脑中轰鸣一声，猛地站起来：「你说什么？山河太子！」

她被我的反应吓到了，连忙补充：「我是说，新君，新君，我只是想着尚未登基，不知如何称呼……」

「你怎么会知道他是山河太子？」我厉声问。

东林被我的反应吓哭了，她惶恐的扑通一声跪下来，道：「因为，因为前几日，有人找到当初山河太子的画像，与新君一模一样，尤其额间红痣，所以，所以都说新君就是当年未死的山河太子。」

我一下子站不稳，几乎要栽倒在地上。

夏挽的画像，不是南胥宫廷画，便是北乾的通缉令，这两者都与他本来相貌相去甚远，而且他当时六岁，如今十七岁，早已辨认不出，这样的言论兴起，只能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有人在背后操控。

鱼宁这样的北乾人不清楚，可是夏军上下，早已知悉我是当年的羲河公主，我和夏挽是血亲的事情，必然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我不顾一切的跑了出去。

我已经有半个月未出门，只觉得天光晃眼，而周围的人，从丫鬟到护卫，看我的眼神都很怪异。

「夏挽在哪？」

「主公在月楼议事。」

「备马。」

护卫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说：「是。」

月楼是枏城最大的酒楼，夏军入主后，便把它当成了议政堂，距离我所居住的民宅隔着几条街。

人潮汹涌，马车不得疾行，我突然听到旁边的私语

「这就是那个妖女吧？」

「畜生都知道避亲，她居然同自己侄子成婚。」

「就是她不让杀北狗，我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！」

我掀开轿帘，想看一眼到底是谁在说话，然后一颗烂菜叶就扔过来，随后就密密麻麻的石头废物。

「妖女！」

「禽兽不如！」

「呸！去死吧！」

直到护卫拔出刀来：「你们找死不成！」

一颗腥臭的鸡蛋打在了我的头上，粘腻又恶心，我几乎要呕吐出来。

月楼到了。

我走进去，没人拦我。我一眼便看到，夏挽坐在主位上，托腮看着底下，密密麻麻的跪着一群人。

「国之妖女，乱伦悖德，祸乱朝纲，主公切勿不可色令智昏，三思啊！」

是何素龙，他被卸了兵权，却是重臣，所有人都随着他声嘶力竭的声讨着。

夏挽没有看见我，他专心着说话的人，然后笑了，露出一一点牙齿。这是他在我面前不曾展露的乖戾。

「说过很多次，妖女这个词，本座很不喜欢听。」

他起身，在那一瞬间收敛了所有笑容，面无表情的看着跪着的何素龙。

然后，他抬起了手。

我心头一惊。

而夏挽什么都没做，他只是伸出手，扶起了何素龙。

在他碰触到何素龙的那一瞬间，何素龙竟条件反射的抖了一下。夏挽察觉到了，轻轻一笑，问：「你以为我要做什么呢？师父？」

